

Jill Smolinski 吉兒·史摩林斯基／著 郭寶蓮／譯

拋棄 清單

Objects
of My
Affection

「最困難」這個字眼已經從我的人生清空了，
「最值得珍惜」這個字眼又該怎麼收藏？



Jill Smolinski 吉兒·史摩林斯基／著 郭寶蓮／譯

拋棄 清單

Objects
of My
Affection



暢／小說

拋棄清單

045

原著書名：*Objects of My Affection* • 作者：吉兒·史摩林斯基 (Jill Smolinski) • 翻譯：郭寶蓮 • 副總編輯：陳澄如 • 編輯總監：劉麗真 • 總經理：陳逸瑛 • 發行人：涂玉雲 • 出版社：麥田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 電話：(02) 25007696 / 傳真：(02) 25001966 •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 書虫客戶服務專線：(02) 25007718；25007719 / 24小時傳真服務：(02) 25001990；25001991 /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 劃撥帳號：19863813 /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香港灣仔駱克道東超商業中心1樓 / 電話：(852) 25086231 / 傳真：(852) 25789337 /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 馬新發行所 /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電話：(603) 90578822 / 傳真：(603) 90576622 / 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 2014年(民103)4月初版 • 定價35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拋棄清單 / 吉兒·史摩林斯基 (Jill Smolinski) 著；郭寶蓮譯。-- 初版。-- 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民103.04
面：公分。-- (Hit暢小說；45)
譯自：Objects of my affection
ISBN 978-986-344-070-3 (平裝)

874.57

103002989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Copyright © 2012 by Jill Smolinski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irsten Manges Literary Agency,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Jill Smolinski 吉兒·史摩林斯基／著 郭寶蓮／譯

拋棄 清單

Objects
of My
Affection

走入咖啡館時，我提醒自己：我把房子連同裡頭的東西幾乎全數賣掉，其實是好事。的確，有些人會覺得我很可憐，三十九歲的女人淪落到跟好友的學齡前女兒擠在同一個房間，不過，就這次的工作面試而言——想到這裡，我停下來四處張望，看看是不是有人正在找我——這一無所有的經驗反而讓我更具專業優勢。正想雇人幫母親清除雜物的威爾·邁爾如果發現我這名應徵者本身就身無長物，肯定會對我留下深刻印象。

不過，我可不想跟他提起我的落魄遭遇。

有個男人在櫃檯點了一杯貴得離譜，卻用紙杯盛裝的咖啡——拜託，這種價錢都能買到一個足以讓眾人圍繞、合唱「生日快樂」的大蛋糕了。不料這位仁兄轉身對我說：「妳一定是露西·布倫。」

我要見的人竟然是他。「嗨，你一定是威爾·邁爾！真高興見到你。」我說，伸手跟他握手。這傢伙長得很高，四十來歲，看起來乾淨清爽，穿著一件略帶休閒風的西裝，一看就知道平時不會把早晨浪費在咖啡館閒晃。

「我是從那本書認出妳來。」他指著我手上的《重點是人，不是東西》。「想喝什麼？」

「黑咖啡，謝謝。」

說不定我這種簡約的飲品風格能讓我的應徵評估表上多一個「☑」。這女人了不起！連喝飲料都能零雜物！

在這種週二的近午時分，咖啡館的座位只滿了一半，所以我們輕輕鬆鬆就有靠窗座位。

「說說看，妳對這份工作了解多少？」威爾問。

我啜飲一口咖啡，給自己爭取幾秒鐘的思考時間，然後逐一說出派遣公司那個女人跟我提到的幾個重點：「你要找人幫忙清理你母親的家，我負責監督雜工，並跟你的母親配合，決定哪些東西該留，哪些該丟，而且這項工作必須盡速完成。」

她還提供了一些資訊，但我決定不提：令堂大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藝術家瑪爾娃·邁爾·瑞歐斯，超級難搞的女人。她之前要不是嚇跑他們轉介給她的整理達人，就是沒一個看得上眼。此外，她塞入屋裡的東西多到足以供應一整個落後國家的日常所需，如果有辦法把那些東西運到那裡……其實我要說的是，如果那些東西多半不是垃圾的話。

「最慢得在五月十五日前完成。」威爾說。

將近兩個月。「好。」時間挺充裕的嘛，我忍不住納悶是不是有什麼陷阱。「不過，我得先看房子。」希望我的語氣掩飾得夠好，沒讓他聽出其實我超想得到這份工作。「可以請問一下嗎？為何令堂想在這時候清理屋子？」

他聳聳肩說：「不清楚。」一邊還從褲子口袋掏出手機，彈開手機蓋。「她身體不怎麼好，有糖尿病，還有一些慢性感染的問題，即使這樣，她的菸還是抽得很兇——能活到現在，算是奇蹟。」他瞥了一眼手機螢幕。「等等，我得回個簡訊。」

我忽然反胃，但只能把這種噁心感隱藏起來。怎麼有人這麼冷血？談起母親日益惡化的健康，口吻像在聊天氣！真奇怪，前一刻我明明覺得這傢伙有著超人克拉克·肯特的帥氣，下一刻他就變成虛有其表、內心一點都不帥的空包彈。大概是因為他這個人沒心又沒肺吧。

他把手機塞回口袋，說：「我想，派遣公司應該跟你提過酬勞？」

我點點頭。照理說這種工作應該以時薪來計算，威爾卻說要付週薪給我，老實說，這樣不算優渥，不過如果能在期限前把工作完成，就有一大筆獎金，金額大到足以讓我樂得眼睛在頭顱裡咕溜咕溜轉，還會發出收銀機放入錢後關起來的喀噹聲。

更重要的，這筆獎金能讓我的人生重新來過。

威爾微笑，但我看得出他眼露殺氣。「露西，說說看，為什麼我該雇用妳？」

我的腦海立刻閃過我之前準備這場面試時所列出的幾項優勢。

1. 我這個人從小就懂得斷捨離。小學時，老師要大家捐玩具來義賣，以幫助非洲飢童。我不像我那兩個兄弟，捐一些又破又舊的爛玩具，我能把好东西捐出去，甚至還把我那輛紅魚牌的幼童腳踏車修理好，捐出來義賣。

2. 上次去亞利桑那州探望父母時，我成功說服他們把乳瑪琳空盒全丟掉。他們收藏的那些乳瑪琳空盒，可是足足占滿兩個大櫥櫃呢。

3. 一個能把十九歲兒子送入戒毒所的人，肯定有辦法以鐵腕讓老太太向家中的雜物徹底道別。

4. 我真的，真的，真的很需要這份工作——戒毒所的費用好嚇人——所以，山窮水盡的我一定會賣力工作……

我把手上那本《重點是人，不是東西》遞到他面前，說：「你應該雇用我，因為我做事井然有序，超高效率，而且，我是清理雜物的專家。這本書送你。我應該簽名的，不過怕你覺得我太往自己臉上貼金。」

「我承認，當派遣公司告訴我，妳寫過一本清理雜物的書，我立刻對妳有興趣。這書名滿有意思的。」

「這本書有點像雜物清理指南，不過裡頭也探討了人與物品之間的依附現象。比方說，蘇珊給你一個馬克杯，即使她走了，你還是無法輕易拋棄這個杯子，因為看到它，你會想起蘇珊。這個馬克杯變成了蘇珊。」

「妳怎麼會想寫這種書？」

「一開始我是替雜誌社寫稿。喔，在我出來創業，經營清理收納的事業之前，是在公關公司上班，那時也接案寫稿。」我從包包裡拿出履歷表，遞給威爾。「原本我只是要寫一篇文章，談清理雜物的訣竅，沒想到栽進去深入探討後，就寫出了不止是單篇文章的東西。編輯非常喜歡，建議我把稿子進一步寫成一本書。」

「賣得好不好？」

怎麼大家都愛問這種問題？難道不能單純讚歎我有能力出書？為什麼非得根據銷售量來評斷這本書成不成功？「還不錯啦……以這類主題來說。」

老實說，被公關公司資遣後，我一度以為，我的下一個事業會是以清理雜物為主題，撰寫一系列的書，怎知第一本就慘遭滑鐵盧，於是這個念頭暫且打住。幾個月前，丟了飯碗，存款也快要見底的我在網路上弄到一個（很可能是假的）專業整理達人的證照，就這樣，我決定開拓事業新領

域。我的第一個客戶是以前的鄰居，他要找人幫忙辦車庫拍賣，我接下這份工作所獲得的報酬就是，他會來幫我辦我的車庫拍賣。做完這筆生意後，沒其他生意上門，而我又窮到沒錢租辦公室，掛上「營業中」的招牌，就在這時，我無意間發現有個專門派遣整理達人的仲介公司。威爾·邁爾就是我從他們那裡拿到的第一個客戶。

他往後坐在整張椅子上，直視著我，說：「妳應該知道我媽是誰吧？」

「當然，她的作品我很熟。」原本我打算暢談一番，陳述一九七〇年代的瑪爾娃·邁爾是如何成為新表現主義運動的先驅，還有她那幅〈女人，現製〉是如何躋身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作品，以及她跟約翰·藍儂及女藝人麗莎·明妮莉(Liza Minnelli)等名流過從甚密的軼事，還有我在網路上查到的一些資訊（呢，我以前沒聽過她，所以上網查了一下）。不過，看到威爾冰冷的態度，或許我該上道一點，輕描淡寫就好。

「妳會發現她很難搞。」他說。

「這大概不能怪她，畢竟她又病又老。」

「妳如果想知道她有多難搞，就在她面前說她老。」

「我只是要說，我這人向來兵來將擋，水來土淹。」

「不管兵將或刀槍，妳都有機會見識到。」

「呵，你在開玩笑吧，我懂啦。」

他傾身靠向我：「聽好了，我沒閒工夫慢慢打理這事。我住在郊區的欣斯代爾，每次開車來城裡，都麻煩得要死。現在我已經有一群人等著上工，可是他們卡在那裡，什麼都做不了，因為客戶本身——也就是家母——非常不配合。除非她同意，沒人可以丟掉任何東西，所以我要找的人必須

能搞定她。」

「我一定辦得到。」真怪，我竟然有一股衝動，想要從椅子上跳起來，對他立正敬禮。

「妳必須先跟她見面，她同意後，我才能雇用妳。」

「當然。」

「好，那麼，」他站起來，俐落地把紙杯丟入垃圾桶：「準備接受行刑隊的考驗吧。」

我跟著威爾·邁爾的車，從咖啡館出發，前往他母親的家，大約要開兩哩路。途中，我發現自己竟然跟著車上的收音機哼唱，藉此舒緩繃緊的神經。這音樂是我和兒子艾胥常取笑的那種流行歌曲——了無新意，自以為酷。他取笑，是因為他酷到不屑這樣的流行音樂，而我取笑，是因為我要他認為我也很酷。

艾胥去佛羅里達州的戒毒中心一個月了。很不公平吧？佛羅里達州欸。抬頭就可以看見棕櫚樹，比灰濛的芝加哥天空好玩得多，所以，不管誰都沒辦法替他覺得難過。

不過，老實說，我還是很不捨。

起碼，我對於他的人生，感到很不捨。這孩子走偏了，偏得離譜，導致他沒機會上大學，熬夜念書，或者隨興上場，跟其他年輕人踢一場足球。現在，他得和其他吸毒者圍坐一圈，分享個人的血淚史。

還有，這孩子肌膚那麼白，很容易曬傷——我知道他一定不會記得常擦防曬乳液。佛羅里達州的陽光那麼強，可不比這裡啊。

對，我曉得這樣很蠢，兒子去戒毒，我擔心的竟然是這種芝麻蒜皮的小事，可是起碼我沒打電

話給戒毒所的治療師，要他提醒艾胥記得擦係數三十的防曬油。不過，話說回來，我真的不認為寫 email 交代這種事，有什麼不妥的。

總之，我想說的是，把親生兒子送到戒毒所，是我做過最困難的決定。不過這樣說或許不妥，因為我已經正式把「最困難」這種表達語法從我的詞彙中刪除了。整個宇宙，聽到了吧？我再也會宣稱某事是最困難或者最不困難，所以別再追加賭金了。第一次我蠢到說出這種話，是十二年前，跟艾胥的爸爸離婚時。那時我天真地以為這是我人生低谷的最高峰，如果可以這麼形容的話。沒想到幾年後，我又對自己嘆了一口氣，再次說出「這是我做過最困難的決定」。那時，我正在跟十一歲的艾胥解釋，他跟父親偶一為之的相聚，必須完全停止，因為他們父子見面會讓他的新家庭「感到不舒服」。接下來幾年，在艾胥和我終於熬過他的青春尾巴之前，這個句型已被我用到快爛掉，所以，幾個月前，為了支付貴得離譜的戒毒所費用，我賣掉房子，提光存款時，幾乎可以淡然處之，沒什麼感覺。

不過，這是值得的，只要那個被我送走的兒子，不再孱弱蒼白，鬱鬱寡歡，變到我幾乎認不得，甚至還不讓我送他和戒毒師到機場。只要他又是我可愛的兒子，我願意再次放棄一切身外之物。

就像艾美·懷斯 (Amy Winehouse) 那首歌說的，艾胥對戒毒所的態度也是：不去，不去，不去。但不管怎樣，他還是去了。儘管一開始，他那隻很潮的 Vans 牌格紋帆布鞋往地面用力戳進去，抵死不挪步……他終究乖乖去了。

所以，我來到這裡。

車子駛入濃蔭成林的街道，我忍不住雀躍起來，真期待在這樣的地方工作。以芝加哥的周邊腹

地來說，橡樹園這一區可說各種文化兼容並蓄，不過也有一種矯揉造作的文藝氛圍，比如建築大師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設計的私人豪宅旁，就可能矗立著一棟風格酷奇的小屋。這裡離我目前住處約三十分鐘左右的車程，不過還是端賴交通狀況而定，想也知道，芝加哥的交通誰都說不準。

威爾駛入一條蜿蜒的車道，然後停車，我跟著照做。瑪爾娃·邁爾的房子就像這一區的其他宅邸，離馬路都有一段距離，可謂花木扶疏，院廣宅深。暖色系的褐色建築，散發出精湛工藝的細膩風格，窗扉上的木作雕工華麗炫目。聽了派遣公司的描述後，我還以為她家可怕到草坪上會有兩輛車架在水泥磚上，門廊會放著一臺冰箱。

「看起來很體面吧？」我們下車，走向門廊，威爾對我說。

「很美，她只有這間房子嗎？」

他噗哧笑了一聲：「就這麼一間。我媽永遠不會把錢花在房地產這種資產階級的玩意兒上。這間房子是她從我外公外婆那兒繼承來的。」

「你在這裡長大的嗎？」

「我住過的地方多了。」他掏出手機，按下一個數字鍵，說：「我們到了，我先帶她繞一圈。」接著，他的臉龐閃過一抹惱怒，對著手機說：「我先確定她沒尖叫逃走再來談。」

我的胃縮了一下。聽起來不妙。

威爾解開大門的鎖，轉向我說：「我總覺得我應該先說點什麼，好讓妳有心理準備。」

「別擔心，再怎麼亂的地方我都見過。吾家有叛逆少年是也。」

「亂？喔，對。不過，我說的心理準備是指跟我媽見面。」

真好，現在想不緊張都不行了。「我相信她會喜歡我。」

「不可能，她不可能會喜歡妳，不過話說回來，她也沒必要，只要她願意容忍妳，就哈利路亞了。」

「她不可能喜歡我？為什麼不可能？」

其實這是個修辭性的反問句（我的意思是，我這個人，明明人見人愛啊！）不過威爾還是回應我。他緩緩地打量我一番，然後說：「妳太……」我看得出来他想尋找合適的字眼來描述我的不足。我很想主動提供一些形容詞——隨便丟幾個給他參考——不過，隨即發現我還滿想知道他會怎麼形容我。「妳看起來像曾加入啦啦隊。」他終於說話。「妳知道的，就是那種金髮無腦，但親切如鄰家女孩的女人，還有，妳的衣服顏色太過協調。對，妳就是給人這種感覺。」

我把我一雙被新買毛衣覆得暖暖的手臂交叉，抱在胸前。這件毛衣是我專為這次面試而到J.Crew買的（因為它跟我最愛的那條褲子搭配起來，簡直是天作之合）。雖然是促銷品，但也花了我把銀兩。「我沒參加過啦啦隊。」

「算了，當我沒說。」

「不過承蒙關心，敝人在下曾是全國高中榮譽生協會的會員，並擔任過學校年度紀念冊的編輯。還參加過學生會。」

「唉……」他嘆了一口氣，接著做出我前夫常有的動作，捏捏鼻梁，重整思緒。「這麼說吧，瑪爾娃巴不得受雇的人跟她一樣才氣縱橫，偏偏這種人永遠不可能達成任務。至於妳，我隱約覺得妳應該辦得到。」再次嘆息。「我實在足夠了這件事。一開始我之所以把這事攬在身上，是因為我認為如果由她自己出面，肯定會搞得沸沸揚揚，我現在最不想見到的就是家務事登上媒體版面，記

「臥室……臥室……浴室……」他咕噥著各個空間的名稱，幾乎沒給我時間好好看一眼。無所謂，反正每一間都差不多一個德性。臥房裡看不見床，浴室裡見不到馬桶或浴缸。我彷彿走在出租的個人倉儲區，眼前所見的東西五花八門，卻沒一樣好好塞進架櫃。所有物品混置亂放，沒個順序或目的。

我頓住，往最後一個房間好好瞄了幾眼。跟其他房間一樣，這裡也有從地板堆到天花板的箱子，散落的垃圾袋，以及各種尺寸和種類不一，有的沒的鬼東西。絲緞抱枕、宗教小物，以及一個很像由單車零件所組成的雕塑品、一個迪斯可舞廳的旋轉水晶球、各式燈具、籃子、手提箱、一把吉他、畫框、一隻裂了個大縫的陶瓷鴨，還有一疊疊沒裝訂的紙張——整理起來，數量大概足以填滿十幾個檔案櫃，不過，當然沒人去整理它們。我有個感覺，其實瑪爾娃曾發善念，要把這裡好好整理一番，因為我見到好幾個有蓋子和標籤的塑膠整理箱，不過，後來她可能為了找某個東西，比如一張照片或一把剪刀，開始翻箱倒櫃。於是，原本整理好的東西開始移位、箱子一個個打開……挪動……倒塌……然後，你知道的，就成了被打劫過的景象，只不過屋內沒東西被偷，而是被扔進更多東西。

威爾說：「所以，樓上共有四間臥房和一套半的衛浴。樓下有兩間更大的房間，一間是我媽的臥室，另一間用來當書房。」

我點點頭，努力不讓他看出我的自信正一點一滴消失。我愈看，就愈怕接下這份差事。身為專業整理達人，我唯一的實際經驗不過是寫了一本書，而且這本書談的是一般的雜物清理，比如怎麼整理混亂的衣櫥和塞得過滿的碗櫃。這會兒，站在她家，我才發現，從很多方面來看，我的能耐顯然不足以勝任這份工作。因為瑪爾娃需要的不是整理達人，而是心理治療師。我是說真的。把家裡

塞進這麼多東西，顯然心理不正常。看她甘願讓身外物占據整個家，只給自己留一小塊蕞爾之地，我不由得懷疑，要她斷捨離，恐怕難如水中撈月啊。想想看，她有一整箱的洋娃娃頭欸！留這種鬼東西，是要幹嘛呀？還有，她怎麼會想到留著這玩意兒？

我們下樓，穿越飯廳——起碼威爾說這是飯廳。「這個轉角過去是廚房……」

廚房。我做好心理準備。想也知道，裡頭一定滿滿都是放到變硬的食物、垃圾，以及——光想就讓人不寒而慄——蟲蟲、老鼠和……「哇！」走入廚房時我說，不掩驚訝口吻。「這裡不算太糟嘛。」當然，流理檯上確實堆滿東西，餐桌被埋在一堆雜物底下，不過這亂的程度，絕對是我所能承受。爐具被一疊疊的雜誌占滿，原本該吊著各式鍋子的吊架，卻懸著衣服的飾品配件。「我猜，她很少下廚，對吧？」

「我們有請一個鐘點傭人，她會帶東西來給我媽吃，特殊的餐點。嗯，妳準備好了嗎？」

我忙著思忖傭人在這裡可以做些什麼——動手打掃，肯定會引起沙塵暴——半晌後才發現威爾正在問我，是否準備好了跟瑪爾娃見面。「當然準備好了。」我說，立即轉身，準備邁向最後那條還沒走過的甬道，不讓自己有機會畏縮。可是威爾沒移動。

他拿出手機，只說一句：「我們要離開了。」

他掛上電話後，我說：「後面那些地方不用看嗎？」

「妳從這裡就可看到後玄關，再過去是後院，後玄關和後院之間是洗衣間。」他指著廚房另一端的門。「剩下的就是一間臥房和浴室，還有一間書房。屋子後面有個小屋。反正都差不多那樣。」他說話的同時，我聽見有扇門用力關上，接著是腳步聲，以及砰砰的重擊聲，還有啞咕聲，類似「該死的膝蓋，得走上大半天」，更多腳步聲，更多重擊聲。